# 救荒活民书

## 原序

臣闻水旱霜蝗之变，何世无之。然救荒无术，则民有流离饿莩转死沟壑之患。臣不才，幼尝窃慕先朝冨弼活河朔饥民五十余万，私心以为贤于中书二十四考远矣。困处闾阎，熟覩民间利病与夫州县施行之善否，心口相誓，异时获预从政，愿少摅活民之志。于是编次厯代荒政，厘为三卷，上卷考古以证今，中卷条陈今日救荒之策，下卷则备述本朝名臣贤士之所议论施行可鉴可戒可为矜式者，以备缓急观览，名曰救荒活民书。然半生竒蹇，晚叨一第而忧患薫心，齿发疎落，深恐蒲栁之资不任风雪，则臣之素志无由获伸。谨缮写进呈，伏望圣慈万几余闲俯赐乙夜之览，傥或可备采择，乞赐睿旨颁行州县庶几，上助九重惠泽黎元之万一云。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从政郎臣董煟上进。

## 救荒活民书卷上

宋董煟撰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糓。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懐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乗四载随山刋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曁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

煟曰：唐虞之时，国用尚简，上之人取于民者甚少，凡山泽之利，尽在于民，故当阻饥之际，特使通融有无而已。今世民困财竭，则通融有无，须上之人有以考之。然规模浅陋者，犹滞于一隅，殊失唐虞懋迁之意。

汤旱而祷曰：政不节欤，使民疾欤，何以不雨而至斯极也。宫室崇欤，妇谒盛欤，何以不雨而至斯极也。苞苴行欤，谗夫昌欤，何以不雨而至斯极也。

煟曰：公孙弘以汤之旱为桀之余烈，遂有以启武帝之玩心，大抵天变如父母之震怒。为人子者，知其虽非在已，亦当恐惧，敬事以得父母之欢心。成汤圣人，平时岂有此六事？然必一一以为。言者所以见其敬天之至也。况未至成汤者，可不自责哉。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关市不讥也），七曰礼（凶荒杀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蕃读为藩谓闭蔵乐器而不作），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求废祀而修之也），十有二曰除盗贼。

煟曰：周礼救荒以散利薄征居其首，今之郡县，专促办财赋而讳言灾伤。州县之官，有抑民吿诉者，检视之官，有不敢保明分数者，非不识古人活民之意，顾亦迫于诸司之征榷，有所不暇计虑耳。然以生民社稷为念者，忍无策以处之。

大荒大札则令邦国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

煟曰：谨按注云：大荒，大凶年也；大札，大疾疫也。移民者，辟灾就贱也。其有守不可移者，则输之谷。梁王移民粟之举，正得周礼救荒之遗意。而孟子不取者，非不取夫此也，特讥其平居无事，不能行仁政，徒知罪岁而已耳。

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囏厄，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

煟曰：今之义仓，诚得遗人委积之遗意。然散贮于乡里郊野县都之间，故所及者均遍。比年义仓专输之州县，一有凶歉，村落不能遍及矣。今有仁人在上，安保其无复仿此意而行之者乎？

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

煟曰：古称九年之蓄者，盖率土臣民通为之计，固非独丰廪庾而已。后代失典籍备虑之意，忘先王子爱之心，所蓄粮储惟计廪庾，不知国富民贫，其祸尤速。今州县有常平仓，有义仓，朝廷诸路又有封桩米斛，至于大军仓、丰储仓、州仓、县仓，皆不与焉。但赋敛繁重，民间实无所蓄耳。然官之所蓄又各有司，存而不敢发，驯致积为埃尘。盍亦讲求古人凶年通财之义乎？

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烖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诗曰：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又曰：靡人不周，无不能止。

煟曰：靡神不举，靡爱斯牲，说者谓慰安人心。然山川祷祠，从古有之，亦见古人忧畏之切。至于靡人不周，无不能止，自非当时有实惠及民安能如是？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赈乏絶。

煟曰；古人赈给，多在季春之月，盖蚕麦未登，正宜行惠，非特饥荒之时方行赈济而已。

隐六年，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庄二十八年冬饥，臧孙辰告籴于齐，礼也。

煟曰：春秋之时，诸侯窃地专封，然同盟之国，犹有救患分灾之义，未尝遏籴也。今之郡县，不知本原，但不容米下河出界。回视春秋列国，为有愧矣。

国语：鲁饥，臧文仲言于庄公，曰：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昏姻，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铸名器藏寳财，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国病矣，君盍以名器请籴于齐。于是以鬯圭玉磬如齐告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滞积以救敝邑。

煟曰：饥荒之年，古人虽鬯圭玉磬，皆不敢惜，犹以请籴。今常平义仓，本备饥荒，内帑之积，军旅之外，本支凶年，若吝而不发，诚未考古耳。

僖十二年冬，晋荐饥，使乞籴于秦百，里奚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秦于是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僖十四年，秦饥，乞籴于晋，晋人不与。僖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传云：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

煟曰：春秋于诸侯无书获之例，而经书曰获晋侯，贬絶之也。春秋之世，王道不絶如线，一闭籴而圣人诛之。本朝列圣，视民如伤，屡降诏旨，不许诸路遏籴坐以违制而。迩来官司，各专其民，辄违上意，此皆讲求未至耳。

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有无相济，此其务也。

煟曰：有无相济，真救荒之良法。今州县各私其民，官司各私其职，莫肯通融，异县贮储，不恤邻邑，哀哉！

春秋之时，郑饥，未及麦，民病。子皮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世掌国政，以为上卿。宋饥，司城子罕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宋无饥人。晋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二者其皆得国乎。

煟曰：子皮、子罕，为二国之卿，固与宰天下者大相逺，不知其惠之所及者能几，而天之佑善，罕氏遂世掌国政于郑，乐氏遂有后于宋，葢亦传所谓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行道，有福者，理必然耶。

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使万室之邑有万钟之藏，千室之邑有千钟之藏，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

煟曰：李悝之平籴，寿昌之常平，其源盖祖于此。今之和籴者，务求小利以为功，殊忘敛散所以为民之意。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煟曰：圣贤救荒，大抵以寛征薄赋为先，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葵丘之会，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

煟曰：赵岐注云：无曲防，无曲意设防禁也，无遏籴，无止谷，不通邻国也。然必当时已有遏籴之患，故齐威因诸侯之会而预戒之。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乃以王政告之，曰：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煟曰：人君平居无事，横征暴敛不能使民养生丧死而无憾，一遇水旱，虽移民移粟，孟子以为不知本。

李悝为魏文侯作平籴之法，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若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贱与甚贵，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计民食终岁长四百石官籴二百石），中熟籴二，下熟籴一，使民适足，价平而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而补不足，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煟曰：今之和籴，其弊在于籍数定价，且不能视上中下熟。故民不乐与官为市。所为患者，吏胥为奸，交纳之际，必有诛求，稍不满欲，量折监赔之患纷然而起。故籴买之官，不得不低价满量，豪夺于民以逃旷责，是其为籴也，乌得谓之和哉。至于已籴之后，又不能以新易陈，故积而不散，化为埃尘，而民间之米愈少也。汉食货志曰：吏良而令行，故民赖其利焉。诚哉是言。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业作而大饥馑，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髙祖乃令饥民就食蜀。汉文帝后元六年，大旱，蝗弛山泽，发仓庾以济民。

煟曰：宣帝本始三年，旱，后汉章帝元年，旱，并免民租税。汉家救荒大抵厚下。

景帝后元二年，令内史郡不得食马粟没入县官令徒衣七緵布止马舂为岁不登禁天下食不造岁省列侯遣之国。

煟曰：谨按曲礼：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事不县，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藻曰：年不顺，成君衣布搢本，关梁不租，山泽列而不赋，土功不兴，大夫不得造车马。榖梁曰：大侵之礼，君食不兼味，台榭不涂，鬼神祷而不祀。古人救荒之政凡，可以利及于民者，靡不毕举。景帝所行皆得古人救荒之遗法，所以与文帝并称为贤君欤。

晁错曰：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故务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明君贵五榖而贱金玉。

煟曰：陆贽尝谓国家救荒，所费者财用，所得者人心。今错谓腹饥不得食，虽慈母不能保其子，人君安能以有其民。此意惟贽得之。

错建言：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除罪。又言：入粟郡县足支一岁以上时，赦，勿收民租。如此，则德泽加于万民，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其后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

煟曰：国家赈济之赏，非不明白，五千石承节郎、进士、迪功郎，四千石，承信郎、进士补上州之学。然近年州县行之无法，出粟之后，所费不一，故民有不愿就者焉。

武帝时，河内失火，延烧千余家。上使汲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臣过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赈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

煟曰：古者，社稷之臣，其识见施为与俗吏固不同也，黯时为谒者，而能矫制以活生灵，今之太守，号曰牧民，一遇水旱，牵掣顾望，不敢专决，视黯当内愧矣。

元封元年，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煟曰：桑弘羊領大農，作平凖之法於京師，令逺方之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萬物不得騰踊，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當時議者猶欲烹之，謂奪民之利，傷和氣也。今民利無遺矣而聚歛之臣默思弘羊可烹之語，可不寒心哉。

元封四年，闗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徙流民于边。丞相石庆上书乞骸骨，上诏报切责之。

煟曰：流民移徙，诚当安集，劳来乃欲徙之于边，固非良策，顾乃切责宰相，武皇救荒之术疎矣。本朝富弼青州赈救流民，规画过于汉家逺甚。

武帝元鼎元年，诏曰：京师虽未为丰年，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等分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吏民有赈饥民免其厄者，具举以闻。

煟曰：江南水潦，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其通融有无，不滞于一隅，与近来州县配抑认米赈籴有间矣。是时，师旅宫室，百役并兴，而忧民之心其切如此，武帝所以异于秦皇也。

宣帝五鳯四年，丰穰，谷石至五钱。耿寿昌建言，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増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以利民，名曰“常平仓”，民甚便之。

煟曰：汉之常平，止立于北边。李唐之时，亦不及于江淮以南。本朝常平之法遍天下，葢非汉唐之所能及也。

元帝即位，大水，齐地饥民多饿死，诸儒多言盐铁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

煟曰：盐铁可罢而常平不可罢，但厘革其弊可耳。今乃遽罢之，过矣。元帝之失，岂特优柔无断欤。

王莽时，南方枯旱，使民煮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扰，又令饥人掘鳬茈食之。流民入闗者数十万人，置养赡院以廪之。吏盗其廪，饥死十七八。

煟曰：木岂可煮以为酪。莽之规模如此，其即日败亡也宜哉。

后汉建武六年春，诏曰：徃岁旱蝗虫为灾，人用困乏，其令郡国有谷者廪给。永兴二年，诏五谷不登，其令郡国种芜菁以助人食。

煟曰：饥年食蕨根，煮野菜，拾橡子，采圣米，凡可以度命之计者，随所在而为之无遗法。要是上之人当有以通融之使，下无遏籴抑价闭粜之患，斯为上也。

永元五年，遣使者分行三十余郡，贫民开仓赈给。六年，诏流民所过郡国，皆廪之。永初二年，遣光禄大夫樊凖吕仓，分行冀兖二州，廪贷流民。

煟曰：近岁温台衢婺，流民过淮甸者，接踵于道。冲冒风雪，扶老携幼，狼狈者不可胜言，而为政者不闻，其留意者，不过张榜河渡，劝抑使还。岂知业已破荡，归无自安之路矣。回视所过郡国，皆廪之者，宁不愧哉。

魏黄初二年，冀州大蝗，岁饥，使尚书杜畿持节开仓廪以赈之。

五年，冀州饥，遣使者开仓廪赈之。

六年春，遣使者巡行沛郡，问民间疾苦贫者，赈贷之。孙权赤乌三年，民饥，诏遣使开仓廪赈贫者。晋武帝泰始三年，青徐兖州水，遣使赈恤。

煟曰：人主身居九重，每患下情不能上达，故遣使。若孙权、曹操立国之初，礼仪简略，故使者所过无烦扰。本朝诸路置使，一有水旱而诸司悉以上闻矣，此其享国之长，所以过于前代。

隋文帝开皇三年，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着于令。

煟曰：今之常平、义仓，多藏米而少藏粟，故积久不发，化为埃尘，非但支移之而已近有臣寮奏请虑立法太重而上下蔽䝉虚文为害乞令州县各具见在常平钱米实数与提举司差官盘量检㸃自今日以后不许他用而尽赦其日前支移之罪庶几缓急之际不至有误其说似可行也

唐太宗谓王珪曰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许赈给而令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炀帝恃其富饶侈心无厌卒亡天下但使仓庾之积足以备凶年其余何用哉

煟曰蓄积藏于民为上藏于官次之积而不发者又其最次太宗咎隋文积粟起炀帝之侈心其规模宏逺不乐聚敛可知矣近世救荒有司鄙吝不敢尽发常平之粟至于丰储广惠等仓又往往乆不支动化为埃尘谅未悉太宗之意

闗中旱饥民多卖子以接衣食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诏以去岁霖雨今兹旱蝗赦天下其略曰若使百姓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㑹所在有雨民大恱

煟曰：王者以得民为本，凡此举动皆足以得民之欢心，太宗真至治不世出之主哉。

畿内有蝗，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肝。举手欲食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煟曰：太宗存心爱民，观其“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之语，其爱民之心，真切如此，宜其一念感通蝗，不能为害也。

太宗置义仓、常平仓，以备凶荒。髙宗以后，稍假义仓以给他费，至神龙中略尽。元宗即位，复置之。其后，第五琦请天下常平仓皆置库，以蓄本钱。徳宗时，赵赞又言自军兴，常平仓废垂三十年，凶荒费散，馁死相食不可胜纪，自陛下即位，京城两京置常平，虽频少雨泽，米不腾贵，可推而广之。徳宗纳其言。

煟曰：常平和籴，救荒实政，然尝观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违则迫蹙鞭挞，甚于赋税。号为和籴，其实害民。今之和籴者，可不鍳惩此弊乎？

大厯二年秋，霖损稼，渭南令刘澡称县境苗独不损。上曰：霖雨溥博，岂渭南独无？更命御史朱教视之，损三千余顷。上叹曰：县令，字民之官，不损犹应言损，乃不仁如是乎，贬澡南浦尉。

煟曰：代宗斯言真得人君之体。然今之县令，孰无爱民之心，顾惟一有荒歉，县道固难支吾矣，而上司责令赈救，供报纷然，费扰不一。又有使者，不测巡按，吏辈诛求，小不满意则妄生事端，由是月桩月解愈难办集。今须上官先灼见此弊，上下同心勤恤民隐可也。

贞元十四年，旱，民请蠲免租。京兆尹韩皋虑府帑已空，奏不敢。实其后事闻于上，贬抚州司马。

煟曰：旱伤所当赈恤，傥不蠲租，则催科日逼而民必思乱，其祸有不可测者。韩皋之贬也宜哉。

元和间，南方旱饥，遣使赈恤。将行，宪宗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匹皆计其数，惟赈恤百姓则不计所费。卿辈当体此意。”

煟曰：洪范云“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谓之作民父母，当以斯民为念。宪宗云“惟赈恤百姓则不计所费”，非惟识人君之体，正与洪范父母之意合。

宪宗元和七年，上谓宰相曰：“卿辈屡言淮南去岁水旱，近有御史自彼还言不至为灾。”李绛对曰：“御史欲为奸谀以恱上意耳。”上曰：“国以人为本，民间有灾，当急救之，岂可复疑。”即命速蠲其租。

煟曰：陆贽论江淮水旱有云：流俗多狥謟谀揣，所恱意则侈其言度其恶闻即小其事。斯言正与李绛合。

咸通十年，陕民诉旱，观察使崔嶤指庭树曰：“此尚有叶，何旱之有？杖之。”民怒，作乱逐嶤。

煟曰：水旱灾伤而不知以民为念，其祸必至于此。书曰：臣为上为徳，为下为民。若嶤者失其所以为民之义矣，安知辅上之徳哉。

懿宗时，淮北大水，征赋不能办，人人思乱，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人。自关东至海大旱，冬蔬皆尽，贫者以蓬子为面，槐叶为虀。干符中，大旱，山东饥，中官田令孜为神策中尉，怙权用事，督赋益急，王仙芝、黄巢等起，天下遂乱，公私困竭。昭宗在鳯翔，为兵所围，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天子食粥，六官及宗室多饥死，而唐祚遂亡。

煟曰：当太宗时，元年饥，二年蝗，三年大水，上忧勤而抚之，至四年而米斗四五钱。观此，则知广明之乱虽起于饥荒之余，亦上之人无忧民之念耳。葢天下非有水旱之可忧而无水旱之备者为可惧。

同光三年，大水，两河流徙，庄宗与后畋逰。是时大雪，军士寒冻，宰相请出库物以给军，后不许。宰相论于延英，后居屏间，属耳，因取妆奁及皇子满喜置帝前，曰：“诸侯所贡，给赐已尽，宫中惟有此耳。请鬻以给军。”及赵在礼乱，始出库物以赉之，军士负而诉曰：“吾妻子已饿死，得此何为？”上曰：“适得魏王报平蜀得金银五十万，尽给尔等。”曰：“与之太晚，得之亦不感恩。”

煟曰：尝考周人财用之制，有内府以受其藏，有职内以受其用，宜可以纵一人之欲，然天子无私藏，王后无移用者，以冡宰制财用之故。岁荒民乏则权或薄征或散利，皆可以通融，筭有无天子敛其财，特以为天下之用而吾身无与焉。自汉人以私藏归之少府，专供上用，后世因之为私有，于是民虽告病而上不知恤。海内旣贫而人主独富，凡内库所蓄，欲损尺帛斗粟以及民而重如丘山，盖流弊之极有如庄宗者，可不鍳哉。

国朝建隆元年，遣户部郎中沈伦使呉越，归奏扬泗饥民多死，郡中军储尚百余万斛，可贷于民，至秋复收新粟。有司沮伦曰：今以军储赈饥民，岁若荐饥，恶所收取，孰任其咎。帝以难伦，伦曰：国家以廪粟济民，自当召和乐而致丰年，岂复有水旱耶。帝即命发廪贷民。

煟曰：圣主所为，其英谋睿断自有出人意表者。敬观太祖皇帝，不惑羣议，发军储以救民饥，真得通融有无，以陈易新之术。

干徳元年，夏四月，诏诸州长吏视民田，旱甚者则蠲其租，不俟报。

煟曰：岁之灾变旱伤至易晓也，歴时不雨，孰不知旱。旱则命长吏上闻而蠲其租，何必俟报。臣见今时州县，或遇灾伤，两次差官检覆，使生民先被骚扰之苦，然后量减租入之数，所得几不偿所费矣。宜以干徳之诏为法。

至道二年，诏官仓发粟数十万石贷京畿及内郡民为种。有司言请量留以供国马。太宗曰：“民田无种，不能尽地利，且竭廪以给之。国马以蒭藁可矣。”

煟曰：廐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孟子曰：廐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圣人贵人贱物如此，饥荒之年，其忍以菽粟给马哉。

祥符中，澶州上言民诉水旱，二十亩以下求蠲租者，所伤不多，望勿受其诉。真宗曰：“若此贫民田少者，常不及矣。朕以灾沴蠲租，正为贫民下户，岂以多少为限耶。独虑诸州不晓此意当徧戒之。”

煟曰：自田制坏而兼并之法行，贫民下户极多而中产之家赈贷之所不及，一遇水旱，狼狈无策只有流离饿莩耳。今真宗以灾沴蠲租，正为贫民下户，此非圣谟宏逺，灼见闾阎之病乎？

大中祥符，诏江淮运司岁留上供米五千石，以备饥年赈济。

煟曰：祖宗之时，上供之米犹每岁截留以备赈济，则常平义仓无所吝惜可知矣。然则，祥符之诏可不端拜而大书乎。

仁宗初即位，干兴元年十二月，以京城谷价翔贵，出常平仓米，分十四场贱粜以济贫民。庆歴元年十一月，以京城谷价涌贵，发廪一百万石减价出粜以济贫民。四年正月，诏陕西榖价翔贵，其令转运司出常平仓米减价以济贫民。皇佑三年十二月癸巳。诏曰天下常平仓其依元籴价粜以济贫民，毋得收余利以希恩赏。

煟曰：昔苏轼论救荒大计，全在广粜，常平斛斗，若乗艰食之际，便行减价出粜平凖在市米价，则人皆受赐，亦可免流移之灾。此外更无长策。若巡门俵米，拦街散粥，终无救于饥馑。其俵散之利，所及者狭，不如出粜之利所及者广也。观此，则知苏轼所论真得祖宗之遗意，但当推行村落尤为尽善尽美耳。

（建荣按：村落是社会救济的死角）

仁宗尝谓顷者江南岁饥，贷民种粮数十万斛，且屡经倚阁而转运，督责不已，民贫不能自偿。昨遣使安抚，始以事闻。不尔则民间之弊无由上达，其悉蠲之。

煟曰：李沆为相，毎奏对，尝以四方水旱盗贼为言。范仲淹为江淮宣抚使，见民间以蝗虫和野菜煮食，即日取以奏，御乞宣示六宫非特下情当上达，亦诚相业所当为也

天禧元年四月，濮州侯日成上言本州岛富民储蓄斛斗不少，近来不住増其价直乞差使臣与通判点检，逐户数目量留一年之费外，依祥符八年秋时毎斛上収钱十五文省尽令出粜以济贫民。诏只依前后敕旨劝诱出粜，余不得行，虑扰民也。

煟曰：富民有米，本欲粜钱，官司迫之愈，见藏匿须当有术以出之其术谓何臣于劝分、抑价篇论之详矣。然则祖宗不从日成上言，真识大体。

天圣七年闰二月，诏河北转运司，契丹流民其令分送唐邓襄汝州，以闲田处之，并令所过日人给米二升。初河北转运司言契丹歳大饥，民流过界河上，谓辅臣曰：虽境外之民，皆是朕之赤子也，可赈救之。故降是诏。

煟曰：境外之民，一遇饥歉，流徙过界，仁皇尚且赈救之，圣度广大如此，况同路同郡之民，为守令者，其可不加意乎。

天圣七年六月，河北大水，坏澶州浮桥。七月，命三司刑部郎中钟离瑾为河北安抚使，仍诏瑾所至，发官廪以赈贫。之其，被溺之家见存三口者，给钱二千，不及者半之，溺死而不能収敛者，官为瘗埋。已检放税外，听近输官，权停州县配率。其经水仓库营壁亟修全之卑下者，徙髙阜，处水损官物，先为给遣，坊监亡失官马者，更不加罪，止令根究所部官吏贪暴不能存恤者，奏劾之。见系狱囚委长吏从轻决，遣其备边事，机民间疾苦，悉具经画以闻。

煟曰：祖宗救灾，非特旱伤，祷祈蠲减而已。凡大水卒然而至，漂荡民庐，浸湿官廪，其赈恤经画之方尤为详悉，真可端拜为矜式也。

庆歴四年二月，遣内侍赍奉宸库银三万两，下陜西博籴谷麦以济饥民。

煟曰：水旱先发常平赈粜，义仓赈济，度其不足，则预觅度牒，借内库钱于丰熟去处，循环粜籴，以济饥民，祖宗未尝吝惜。今为守令者，不知典故，惟以等第科抑使出米赈粜，不知饥荒之年，中产之家自不给足，安能有余赈粜哉。

庆厯七年，以旱避正殿，诏中外臣僚指陈当世切务。又下诏曰：咎自朕致，民实何愆，与其降咎于人，不若降灾于朕。辛丑祈雨，炎日却葢不御，是岁，江东大饥，运使杨弦发义仓以赈之。吏欲取旨，弦谓吏曰：“国家置义仓，本虑凶岁，今须旨而发，人将殍死。”上闻乃褒之。

煟曰：杨逸为光州刺史，荒歉连歳，以仓粟赈给。有司难之，逸曰：“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天，以此获戾，乃所甘心。”韩韶为嬴长，他县流民入界，韶闻之，乃开仓赈救，主藏者争之，韶曰：“长活沟壑之民，以此获罪又何歉。祖宗毎遇水旱忧惧如此，今弦不俟取旨而发义仓，诚得二子之用心。

仁宗毎见天下有奏灾伤，州郡必加存恤。嘉佑中，河北蝗涝，时霸州文水县不依编勅告示灾伤，百姓状诉及本州，岛不以时差官检视，转运以为言上曰：“朝廷之政，寄于郡县，郡县之政，寄于守令，守宰之官最为亲民，民无灾伤尚当存恤，况有灾伤而不为管理，岂有心于恤民乎？”主簿赵师锡罚铜九斤，司户晁舜之、录事参军周约、判官冯泌各罚铜八斤，通判王嘉锡罚铜七斤，知县雷守臣冲替上谓左右曰：“所以必行罚者，欲使天下官吏知朝廷恤民之意。”

煟曰：祖宗之时，州县灾伤不时差官检踏，虽主簿、司户至㣲之官，姓名亦彻于上。至劳圣㫁责罚可见下情无壅，圣主留意饥民如是也。

熙宁间，上以久旱，忧见容色，毎辅臣进见，未尝不嗟叹，恳恻尽罢保甲方田等事，以谓地力，亦荒政急务，宜即施行。王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之旱暵，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上曰：“此岂细事，朕今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于是中书条奏，请蠲减赈恤。

煟曰：神宗皇帝毎遇水旱，忧见容色，至云此，岂小事。圣主忧民诚笃如此，社稷安得不乆长哉。熈宁间，京师乆旱，下求直言之，诏其略曰：朕之听纳有不得于理欤，狱讼非其情欤，赋敛失其节欤，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诏出，人情大悦，是日乃雨。

煟曰：谨按：是时，韩维知制诰京师旱，上曰：“天乆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维曰：“陛下忧悯灾伤，损膳避殿，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天变。书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近日畿内诸县督索青苖钱甚急，往往鞭挞取足，至伐桑为薪以易钱货。旱伤之际，重罹此苦。愿陛下自英㫁过而飬人不犹愈于过而杀人也，神宗感悟，遂下诏。

熈宁七年正月，河阳灾伤，常平仓赈济斛斗不足，乞更发省仓。诏赐常平榖万石，兴修水利以赈济饥民。六月诏常平仓司卫州封桩粮四万九千余石，贷共城获嘉等三县中等阙食户。

煟曰：以常平榖万石，兴修水利以济饥民，此以工役救荒者也。凶年饥歳，上户力厚，可以无饥，下户赈济，粗可以免饥，惟中等之户，力旣不逮，赈又不及最为狼狈。今以数万石贷中等户，国家救荒允惬人情如此。

熈宁八年正月，诏曰：方农作时，雨雪颇足，流民所在，令州县晓谕，丁壮各愿归乡者，并听保结，经所属给粮毎，程人给米豆一升，幼者半之，妇女凖此，州县毋辄强逐。

煟曰：近年江浙流移之民过淮上者，接踵于道，暨至失所，悔恨欲归无策忧愁而死者，不可胜数。然则熈宁之诏，州县宜效之以为法。

熈宁八年三月，上批沂州淮阳军灾伤特甚，百姓不惟阙食，农乏谷种，田事殆废，粒食絶望，纠集为盗者多实可矜闵，若不优加赈恤，恐转至连结羣党，难以擒捕，䧟溺其良民投之死地。可速议所以赈恤之，遂诏京东路转运提举司发常平钱，省仓米等，给散孤贫户。听差待阙得替官，就村依乞人例赈济，道殣无主，官为収瘗之。

煟曰：凶年饥岁，细民得钱亦可杂置他物以充饥膓。神宗诏发常平钱并省仓米等第给散，葢虑米不给足而继之以钱，真得救荒之活法。然国家所失者财用，而所得者人心。陆贽之言，惟神宗得之。

政和七年九月，手诏州县，遏籴以私境内，殊失惠养元元之意，自今有犯必罚无赦。

煟曰：嘉佑四年，诏诸路运司，凡邻路灾伤而辄闭籴者，以违制坐之、至此复有是诏，非州县不能奉行，盖俗吏识见浅狭者多也。

建炎二年七月十九日，御批大水飞蝗为害，最重之处，仰百姓自陈，州县监司次第保明奏闻，量轻重与免租税。

煟曰：水旱检放，止免田租而已，今御批欲与免税，政合唐人免调之意。髙宗真中兴圣主哉。

绍兴中，福建帅臣奏乞措置拯济事，髙宗曰：拯济为贫民。近世拯济止及城郭市井之内，而乡村之逺者未尝及之。须令措置州下县，县下之乡，虽幽僻去处，亦分委官属，必躬必亲，则贫民沾实惠矣。

煟曰：赈济当及乡村，尝于义仓论之详矣。然尝闻蜀道冦作，临汝侯嘲罗研曰：“卿蜀人，何乐祸如此？”研曰：“蜀中百家为村，有食者不过数家。贫迫之人，十常八九。束缚之吏，十有二三，各令有五母鸡，一母彘，床上有百钱，甑中有数升麦饭，虽苏张巧说于前，韩白按剑于后，将不能一夫为盗，葢赈济不及村落，其必如此。髙宗论拯济，谓幽僻去处亦分委官属必躬必亲，所谓不出户庭而周知天下者欤。（建荣按：贫困及政府救济不及时导致村民群起为盗，破坏社会秩序。）

绍兴间，户部尚书韩仲通乞以上供之米所余之数,岁桩一百万石,别廪贮之,遇水旱则助军粮及减収籴,号丰储仓。诏从之。上曰：“所储，遇水旱，诚为有补，非细事也。”

煟曰：丰储乃上供所余，本备水旱助军食耳，后之经国用者，倘遇水旱可不明立仓之本意哉。

绍兴二十八年，平江、绍兴、湖秀诸处被水，欲除下户积欠，宰执拟令户部具有无损岁计，上曰：“止令具数，便于内库拨还。朕平时无妄费，所积本欲备水旱尔。本是民间钱，却为民间用，复何所惜。”

煟曰：王者以天下为家，不以私藏为意也。髙宗拨内库钱除被水下户之积欠，且曰“本是民间钱，却为民间用，复何所惜”，真王者之度欤。

绍兴戊寅，户部侍郎赵令衿请将州县义仓陈米出粜，右仆射沈该等言义仓米在法不应粜籴，恐失预备。上曰：“逐郡自有米数若量，粜十之三，桩其价，次年复籴，亦何所损？”

煟曰：义仓本民间所寄，在法不当粜钱，但太陈腐则不可食。髙宗令桩其价，次年复籴，与今之粜钱移用者有间矣。

绍兴间，诏义仓之设所以备凶荒水旱。又曰：“祖宗义仓以待水旱，最为良法，州县奉行不虔，寖失本意。或遇水旱，何以赈救。可令监司检视实数，补还侵失。”

煟曰：屡言义仓本民间以义掊率寄之于官，凶荒水旱直以还民，不宜认为已物，吝而不发也。髙宗诏义仓之设所以备凶荒水旱，又令检视实数，补还侵失。大哉，王言矣。

孝宗干道御笔，有今春闽中艰食，朕甚念之。向时诸处赈济，多止及于城郭而不及乡村，甚为未均。卿等一一奏来。

煟曰：韩愈诗云：“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我欲进短策，无由到丹墀。”聂夷中亦云：“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罗绮筵，只照逃亡屋。”葢伤上之人不恤下也。今孝宗虑赈济未均，不及村落，令卿等一一奏来。岂有下情之不上达哉。

干道七年，饶州旱伤，措画赈济米本州岛义仓八万余石，又拨附近州县义仓五万石，并截留在州桩管上供米三万石及献助米二千石，并立赏格，劝谕上户出米措置赈粜。知饶州王秬札子借会子五万贯，接续収籴米麦之类。得旨依。江州旱伤，亦措置拨本州岛义仓米四千余石，又截上供米六千五百余石，劝诱到上户认粜米二万八千六百余石，截留贑州起到一万石，赈籴本钱四万余贯，作本収籴米斛，又拨本路常平米十万石。吉筠等州见起赴建康府米八万余石，桩管米六万七千余石。

煟曰：救饥截留本州岛桩管上供及借㑹子収籴米麦赈粜，皆所当行。然非主圣，则事多龃龉。孝宗以天下生灵为心，略无难色，然则万世人主宜以为法也。

干道九年，诏江淮闽浙，或荐告饥意者，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朕将即官吏勤惰行殿最各殚厥心，毋蹈后悔。

煟曰：水利，凡农民之与税户自知留心，不待上之人加劝而后始兴也。但农夫毎患贫而无力，税户虽助之，然工用终不坚实。古人春省耕而补不足意者，亦留意于斯欤。

淳熈，令课利场务，经灾伤者，各随夏秋限，依所放分数于租额除豁。

煟曰：当歉岁，民穷于财而百事减省，课利场务安得如旧。臣窃观本朝，熈宁八年，灾伤最甚，放苖米一百三十万石，而酒课亏减亦六七十万余贯。此可槩见。自髙宗中兴之后，陈亨伯等议立经緫制窠名，而大抵多出酒税茶盐。与夫，税赋之所入，自绍兴三十年，臣僚建请始为定额，行下诸路，提刑司毎岁如数拘催，不管拖欠，其纳有限，其䟎办有赏，其违欠有罚，自立额之后，至凶年饥岁而有司督办益峻，而民始以为病矣。孝宗着入令中，而州县虽遇灾伤，不闻举行，盖不知本末源流也。

淳熈九年，两降指挥诸路官司，不许遏籴，多出文榜晓谕，如敢违戾，令总司觉察申奏。

煟曰：本朝列圣一有水旱，皆避内殿，减膳彻乐，或出宫人，理寃狱，此皆得古圣人用心。孝宗尤切惓惓焉。宜其享国长乆，恩徳在人，虽千百世而未艾也。

## 救荒活民书卷中

宋董煟撰

救荒之法，不一而大致有五：常平以赈粜，义仓以赈济，不足则劝分于有力之家，又遏籴、有禁抑价、有禁。能行五者，则亦庶乎其可矣。至于检旱，也减租，也贷种，也遣使，也弛禁，也鬻爵，也度僧，也优农，也治盗，也捕蝗，也和籴，也存恤流民，劝种二麦，通融有无，借贷内库之类，又在随宜而施行焉。

### 常平

煟曰：常平之法，专为凶荒赈粜。谷贱则增价而籴，使不害农；谷贵则减价而粜，使不病民。谓之常平者，此也。比年州县窘匮，往往率多移用，差官核实亦不过文具而已。自干道间给降会子一百万道兊起诸路常平钱一百万贯，而郡县遂多侵用。义仓后虽许用会子措置和籴，其间未免抑配，当时甚患之。然则，平籴之法遂不可行乎？曰不然。臣前于李悝，后于和籴篇论之详矣，但官司籴时不可籍数定价，须视岁上中下熟，一依民间实直，宁毎升髙于时价一二文以诱其来，何患人之不竞售哉。盖官司措置，惟欲救民之病，财用非所较，若以私家理财规式处之，则失所以为常平之意矣。（建荣按：常平仓的设置不应该是为了财政筹备，而应该是为了赈济灾荒，这是为了公益福利的目的，不是为了国家财政的赢利目的。）

——常平法，本无岁不籴，无岁不粜。上熟籴三而舍一，中熟籴二，下熟籴一，此无岁不籴也。小饥则发小熟之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敛，此无岁不粜也。近来熟无所籴，饥无所粜，其间有司之吝，闭为埃尘，良可叹息。

——常平钱物，不许移用，不知他费，不许移用。至于救荒，正所当用，若必待报则事无及矣。今遇旱伤，去处州县，仰一面计度用常平钱，于丰熟处循环収籴，以济饥民，俟结局日，以籴本拨还常平可也。

——常平赈粜，其弊在于不能遍及乡村。今委隅官里正监视，类多文具，无实惠及民，宜仿富弼青州监散米豆之法，变通而行之。但水脚之费，般运之折，无所从出，故县不敢请于州，村不敢请于县，不知饥荒之年，人患无米，不患无钱，毎升增于官中所定之价一文以充上件廪费，则自无折阅之虑矣，何患赈粜之米不能遍及村落哉。但当逐保给歴零卖，以防近上户人频买兴贩之。

——绍兴庚午，髙宗皇帝谓执政曰：国家常平以待水旱，宜令有司以陈易新，不得侵用。若临时贷于积谷之家，徒为文具，无实效也。

——昔苏轼奏臣在浙中二年，亲行荒政，只用出粜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余策若欲抄札贫民不惟所费浩大有出无収，而此声一布，贫民云集，盗贼疾疫客主俱毙。惟有依此条将常平斛斗出粜，即官司简便，不劳抄札、勘会、给纳烦费，但得数万石斛斗在市，自无压下物价。境内百姓，人人受赐，古今之法，莫良于此。臣谓苏轼之法，止及于城市，若使县镇通行，方为良法也。况赈济自有义仓，并行不悖，此又为政者所当知。

——或谓减价，出粜官廪以压物价，固善矣。然饥荒之年，常平无米则如之何？臣曰：不然。元佑元年四月，左司谏王岩叟言访闻淮南，旱甚，物价涌贵，本路监司殊不留意，诏发运司截留上供米一十万石，比市价量减出粜，与关米人户，毎户不得过三石，其粜到钱起发上京，又何患于无米，即此例，前贤行之甚多，兹不再举。

### 义仓

煟曰：义仓，民间储蓄以备水旱者也。一遇凶歉，直当给以还民，岂可吝而不发。发而遽有徳色哉。谨按隋开皇五年，长孙平建言诸州立社仓于当社，委社司执帐检校，毎年收积，遇岁不熟则均给之。唐贞观初，尚书左丞戴胄上言，隋开皇置天下社仓，终文皇得无饥。太宗曰：为百姓先作储贮以备凶年，亦非横敛，宜下有司具为，令王公以下垦田，亩税六升。天寳八年，天下义仓无虑六千三百七十万余石，长庆大中以来，约束既严，贮贷不絶，至于五代因之，以饥馑加之，以战伐而义仓不得不废矣。庆历间，王其上言，以为旧事久废，当酌轻法以行之，如唐田亩之税，其费太重，永徽中别颁新格，自上户以降出粟，又且不均，方今之宜，莫若第五等以上，于夏秋正税之外，毎二㪷纳一升，随常赋以入，各于州邑择其便地，别置仓以储之，领于本路转运司。今天下，大率取一中郡计之，夏秋正税粟麦之属，且以十万石为率，则义仓米，一中郡岁得五千石矣。矧天下所入之广乎，使仍岁丰熟，捐有余补不足，实天下之利。上于是诏天下立义仓，然今之州县，因仍既乆，忘其所以为斯民所寄之物矣。若大官斗収一升则又倍之。

——义仓，合于民间，散贮逺都，择人掌之，如社仓之法。今输于州县，非也。葢憔悴之民，多在乡村，于城郭颇少。诸储州军，多时义仓米随冬苖输纳，州仓一有饥馑，人民难以委，弃庐舍逺赴州郡请求。今欲毎遇凶歉之年，相度诸县饥之大小，拨还义仓米斛。其水脚之需，亦于米内，量地里逺近消克，县之于乡亦然。如此，则山谷之民，皆蒙其惠，不犹愈于闭为埃尘耗于雀鼠，仍使斯民饥饿而死乎。

­——检准令文，州县镇寨岁于十月初差官抄检内外老疾贫乏不能自存之人，十一月起支（后到者听支），每人日支一升，七岁以下减半，每五日一次，并支至次年正月终止（遇闰及本土収成早晚者官司相度给散时月日通给百五十日止）。今江浙水田种麦不广，冬间民未困乏，其困乏多在青黄未接之时。此为政者所宜究也。

（建荣按：青黄不接之时所困乏者正是乡村贫民。）

——熈宁初，陈留知县苏消言臣领几邑，请为文下倡户五等自二石四㪷出粟有差，毎社有仓，各置守者，耆为输纳，官为籍记，岁凶则出以赈民。藏之久，则又为立法，使新陈相登。即诏行之。旣而王安石沮之，遂不果行。石介著书亦谓隋唐义仓最便，若每村立一仓，委有年徳者主之，遇饥馑，量口以给，则民不乏矣。此法向来福建亦行之，若乃民间再自出米，不若即义仓行之之为善。

——绍圣着令诸县义仓，米㪷収五合，即元丰旧法也。大观初，乃令増㪷収一升以备赈荒，至今行之。然义仓米不留诸乡而入县仓，悉为官吏移用始也。县仓于民犹近取后，上三等户皆令输郡，则义米带入郡仓，转充军食，或资颁费，岂复还民。故遇凶年，无以救民之死。今若以常歳所取义米，令诸乡各建仓贮，之县籍其数，主以有年徳之辈，遇饥馑还以赈民，且不劳逺，致推行诸乡，即民被实惠，岂不胜于科抑赈粜之策乎。

——庆元六年六月，臣寮札子言常平义仓，国家专恃以待赈救，据诸路提举司申户部数目，常平钱七十余万缗，义仓钱五十余万缗，二司之米各几二百万石，縁提举主管，略不经意，徒存虚名。二司遂为虚设。臣谓常平有籴，本固当有钱，义仓五十余万缗，则诚非令典也。攘民所寄之物而私用粜钱，廷臣方且昌言而不怪，习俗之移人如此。

——赈济之弊，如麻抄札之时里，正乞觅强梁者得之，善弱者不得也；附近者得之，逺僻者不得也；胥吏里正之所厚者得之，鳏寡孤独疾病无告者未必得也。赈或已是深冬，官司疑之，又令覆实，使饥民自备糇粮，数赴点集，空手而归，困踏于风霜凛冽之时，甚非古人视民如伤之意。今县令宜毎乡委请一土户，平时信义为乡里推服，官员一名，为提督赈济官，令其逐都择一二有声誉行止公干之人为监视，每月送朱墨点心钱。县道委令监里正分团抄札，不许邀阻乞觅，如有乞觅，可径于提督官投状申县断治。如更抑遏，可自于本县或佐官厅陈诉，当痛惩一二以励其余。其发米赈粜亦如之，若此则庶乎少革耳。

——赈济所以救饥民者，多以支米为便，不知支米最为重费，弊幸又多，不系沿流及产米去处般运极为费力，往往夫脚与米价相等，更有在路减窃拌和之弊。若是大荒年，分谷米絶无，民间艰食，不容不措置移运米斛，若不是十分荒歉，米斛流通，物价不涌，不如支钱最省便，更无伪滥之弊。小民将钱，可以抽赎、典过斛斗或是一㪷米钱可买二㪷杂斛，以三二升拌和菜茄煮以为食，则是二㪷之粜斛可供一家五七口数日之费。然恐官于支钱所委不得其人，亦有减克之弊，不若钱米兼支，实为两利。

### 劝分

煟曰：民户有米，得价粜钱，何待官司之劝。只缘官司以户等髙下一例科配，且不测到场检点，故人户忧恐藉以为名，闭籴深藏以备不测。其往还道路，与无厯头之人，反无告籴之所。推原其弊，皆縁吏无策，但欲认米之足数，假劝分之美名，欺罔上司以图观美，不知适以病民也。臣居村落，日观其弊，谓上户固所当劝，自余中下之家，不必劝。所谓上户者，田亩之跨连阡陌，蓄积之红腐相因，然今之乡落，所谓上户者亦不多矣。中下之户，凶荒之余，所入未能供所出，安能有余以赈粜哉。人之常情，劝之出米，则愈不出，惟以不劝劝之，则其米自出。臣谓：“今莫若劝诱上户及富商巨贾，俾之出钱，官差牙吏于丰熟去处贩米豆，各归乡里，以济小民，结局日以本钱还之；村落无巨贾处，许十余家率钱共贩，或乡人不愿以钱输官而愿自粜贩者，听官不抑价利之所在，自然乐趋。富室亦恐后时，争先发廪，则米不期而自出矣。此劝分之要术，更宜斟酌而行之。若山路不通舟楫处，又有抄札赈给就食散钱之法，初非执一。

——吴遵路知通州时，淮甸灾伤，民多流转，惟遵路劝诱富豪之家，得钱万贯，遣牙吏二十六次和赁海船，往苏秀收籴米豆归本处，依元价出粜，使通州灾伤之地，常与苏秀米价不殊。当时范仲淹乞宣付史馆，诚以饥荒之年，人旣阙米，官复以认米责之，则其势颇逆，惟俾之出钱，各自运来其策为最。

（建荣按：国家利用市场调节粮食的供需以实施对灾荒贫民的赈济。）

­——天下有有田而富之民，有无田而富之民。有田而富者，每岁输官固藉苗利，一遇饥馑，自能出其余以济佃客。至于无田而富者，平时射利浸渔百姓，缓急之际，可不出力斡旋以救饥民为异时根本之地哉。汉家重困商贾，盖为此耳。今饥馑之年，劝诱此曹使出钱粜贩，初非重困，又况救荒，乃暂时之役，彼亦安得而辞。

（建荣按：徐煟主张在灾荒救济中，大农出粮直接赈济饥困贫民，而富商巨贾则是出钱贩粮。因人而异，各尽其责。）

——淳熈间，臣寮上言：州县荒政，所谓劝分者，葢以豪家富室，储积旣多，因而劝之赈发以惠穷民，以济乡里，此亦所当然。臣访闻去岁州县劝谕赈粜，乃有不问有无，只以戸等髙下科定数目，俾之出备赈粜，于是吏乗为奸，多少任情，至有人户名系上等，家实贫窘，至鬻田籴米以应期限，而豪民得以计免者，其余乗日中之急，济其奸利，縁此多受其害。臣窃见朝廷重立赏格，劝谕赈粜，已是详备，所有用等则科粜理宜禁止。臣愚欲望睿旨下诸路漕臣，严戒所部如有依前用等则科粜，即许按劾，仍许人户越诉，重作施行，寻得旨，止行劝谕，毋得科抑，则圣意诚知科抑之弊扰民矣。

（建荣按：劝分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官吏，不是依据村民实际的经济力量分配赈济任务，而是按照虚假不实的户等进行强制科配，严重损害了贫民下户的利益。而一些狡猾的富民则因与吏为奸，侥幸得免。）

——凶年粜粟以活百姓，可谓惠而不费，况所及者皆乡曲邻里，可以结恩惠，可以积阴徳，可以感召和气而驯致丰稔，可以使盗贼不作而长保富赡。其于大姓亦有补矣，倘使小民转死沟壑，流移他所，大姓占田何暇自耕，土地荒芜必有所损，况又有甚于此者乎。止缘间有小民，谓官司抑配，我所当得，不知感谢，却使大姓有怠于劝分之意，此为县令者所宜知而以此意晓谕可也。

（建荣按：劝分（动员富民参与乡村灾荒救济）对于维护和整合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

### 禁遏籴

煟曰：嘉佑四年，谏官呉及言春秋之时，诸侯相倾，窃地专封，固不以天下生灵为忧。然同盟之国，有救患分灾之义，秦饥晋闭之籴而春秋诛之，圣朝恩施动植视民如伤，然州郡之间，官司各专其民，擅造闭籴之令，一路饥则邻路为之闭籴，一郡饥则邻郡为之闭籴。夫以上所宜同国休戚而宣布主恩，坐视流离又甚于春秋之时，岂圣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者。故丁丑诏诸路转运司，凡邻郡灾伤而辄闭籴者，以违制坐之。

——或者谓遏籴固非美名，然聴他处之人恣行般运不加禁止，本州岛本县自至艰籴。臣曰：此见识狭陋之论也。天下一家，饥荒亦有路分，今邻郡以吾境阙内丰稔而来告籴，义所当恤此，宜物色上流丰熟去处，劝诱大姓或本州岛钱，差人转籴，循环粜贩，非惟可活吾境内之民，又且可活邻郡邻路之饥民，尚何艰籴之有？脱使此间之米不许出吾界，他处之米亦不许入吾界，一有饥馑，环视壁立，无告籴之所，则饥民必起而作乱以延旦夕之命，此祸乱之尤速者也。淳熈八年八月，勅今岁间有旱伤州县，全藉邻境或旁近丰熟去处，通放客贩米斛，已降指挥不得遏籴，访闻上流得熟州郡尚不能体认朝廷均一爱民之意，辄将客贩米斛邀阻禁遏，圣旨札付诸路帅漕司各检坐条法遍行所部州军，恪意奉行，如敢违戾，仰逐司觉察按劾，尚或容蔽，委御史台弹奏。小民闻官司有榜禁遏，每遇外人籴米，则数十为羣，胁持取钱，殴人伤损，村民亦不敢担米入市，民间遂致阙食。其令下诈起类如此。

——检会编勅：诸兴贩斛㪷，虽遇灾伤，官司不得禁止。又条法：兴贩斛㪷及以柴炭草木博籴粮食者，并免纳脚力税钱。注云旧收税处依旧，即灾伤地分，虽有旧例，亦免。观此，则知条勑不许遏籴明矣。

### 不抑价

煟曰：常平令文，诸粜籴不得抑勒，谓之不得抑勒，则米价随时低昻，官司不得禁抑可知也。比年为政者，不明立法之意，谓民间无钱，须当籍定其价，不知官抑其价则客米不来，若他处腾涌而此间之价独低，则谁肯兴贩。兴贩不至则境内乏食，上户之民有蓄积者愈不敢出矣。饥民手持其钱，终日皇皇无告籴之所，其不肯甘心就死者，必起而为乱。人情易于扇摇，此莫大之患。何者，饥荒之年，人虽卖妻鬻产以延旦夕之命亦所不顾，若客贩不来，上户闭籴，有饥死而已耳，有刼掠而已耳，可不思所以救之哉。惟不抑价，非惟舟车辐凑而上户亦恐后时，争先发廪而米价亦自低矣。

（建荣按：所谓饥民，更多的是指坊郭平民，不特指乡村贫民。）

——昔范仲淹知杭州，二浙阻饥，谷价方涌，㪷计百二十文。仲淹増至百八十，众不知所为，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饥及米价所増之数，于是商贾闻之，晨夕争先惟恐后且虞后者，继来米旣辐凑，价亦随减。包拯知庐州，亦不限米价而贾至益多，不日米贱。此皆前贤已行之明验。

——臣在村落，尝见蓄积之家，不肯粜米与土居百姓，而外县牙人在乡村収籴，其数颇多，旣是邻邑救荒，官司自不敢辄加禁遏，止縁上司指挥不得妄増米价，本欲少抑兼并存恤细民，不知四境之外，米价差髙，小民欲増钱籴于上户，辄为小人胁持，独牙侩乃平立文字私加钱于粜主，谓之暗点。人之趋利如水就下，是以牙侩可籴而土民阙食。今若不抑其价，彼将由近而及逺矣。安忍专粜于外邑人哉。

——绍兴五年，行在㪷米千钱时，留守参政孟庾、户部尚书章谊亦不抑价，大出陈廪，毎升粜二十五文，仅得时价四之一，旣于小民大有所济。次年米贱，令诸路以上供钱収籴，复多赢余。况村落腾涌极不过三两月，民若食新，则价自定矣。

### 检旱

煟曰：灾伤水旱而告之官，岂民间之得已。今之守令，专办财赋，贪丰熟之美名，讳闻荒歉之事，不受灾伤之状，责令里正伏熟，为里正者，亦虑委官经过所费不一，故妄行供认，以免目前陪费，不虑他日流离饿莩刼夺之祸，良可叹也。

——在法，陈诉旱伤之限，至八月终止，诉在限外不得受理。昨来臣寮奏请晚禾成熟乃在八月之后，今旱有浅深，得雨之处有早晚之不同，乞寛期限。得㫖，展半月。臣寮申请乞以指挥到县日为始。

——淳熈元年，孝宗御札委帅臣监司，令从实检放，不得信凭保正伏熟时宪司揭榜许人户经本州岛陈状别差官检放时已十一月矣及账目到户部户部以令文至八月终止出限者不合受理皆不为除放而人户恃宪司榜示不肯输纳鞭挞过多反为民害

——元佑元年，谏议大夫孙觉言诸路灾伤，各以实言，不实者坐之。灾伤虽小而言涉过当者不问，今民间纵有被诉，灾伤县道往往多不受理，间有受理，去处又不及时差官检踏，比至秋成，田间所有虽曰无几，其服田之家，只得随多少収割以就耕垦。官司惟见民间収割已毕，便指作十分丰熟，不容检収。是时开场受纳，遂即举催全苗，贫民下户欲诉则田无可验之禾，欲纳则家无见储之粟，于是始伐桑柘鬻，田产流离转徙，弃坟墓而之四方矣。（建荣按：检旱弊端导致贫民更加贫困。）

### 减租

煟曰：谨按唐人，水旱损四则免租，损六则免调，损七则租庸调俱免。今之夏税则唐人之调绢也役，钱则庸直也，今州县水旱，十分去处而夏税役钱未有减免之文，至于检放，止及田租耳，犹切切焉勺合之是计，全未识古人用其一缓其二之意。臣幼读毕仲衍元丰备对录，记熈宁全盛时，天下两税钱五百五十余万缗，顷年户部侍郎刘邦翰上奏，天下经总制钱岁额二千万缗，而实到者亦千万缗。夫斯，钱者，唐人除陌之类而其数乃倍于承平时正赋，且又东南之一隅，民困极矣，脱遇水旱，是可不为寒心而思所以寛恤之哉。

### 贷种

煟曰：贷种固所以惠民，然不必责其偿也。人情易于贷而难于偿，征催不集必有勾追鞭挞之患，青苗之法可见矣。仁宗朝，江南岁饥，贷民种粮十万斛，屡经倚阁而官司督责不已，贫民不能自偿上，怜而蠲之。周世宗亦谓淮南饥，当以之贷民。或曰：民贫恐不能偿。世宗曰：安有子倒垂而父不为之解者；安在责其必偿也。今之议贷种粮者，当识此意。名之曰贷，防其滥请之弊耳。其所可忧者，抄札之际，利未之及而扰先之若措，置施行之得人此等，皆不足为虑。

### 恤农

煟曰耕而食者农民也不耕而食者游手浮食之民也自来官司之赈给常先市井之游手与乡落之浮食而缓于农民耕夫且农家寒耕热耘以供众人之食及其饥也不耕者得食而耕者反不得食不免采掘蕨根野葛以充饥肠岂不甚可怜哉臣谓今行抄札之时自五家为甲递相保委同其罪罚曰某人为游手某人为工某人为商某人为农而官之赈给以农为先浮食者次之此诱民务本之一术也

### 遣使

煟曰古人救荒或遣使开仓遣使赈恤遣使循行周询民间疾苦然法令尚简故所过无扰比来诸道置使民间利害悉以上闻安有水旱之不知其所缺者在于赈济无术类多虚文耳今但责监司郡县推救荒之实政则民受其惠不然民方饥饿官方窘匮而王人之来所至烦扰未必实惠及民而先被其扰者多矣神宗时司马光曰今朝廷毎有一事不委之将帅监司守宰使自为方略责以成效而施刑赏常好遣使者衔命奔走旁午于道徒有烦扰之弊而于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为愈也

### 弛禁

煟曰古人泽梁无禁闗市讥而不征今山林河泊各有所主又民心不醇一闻榜示因而砍伐坟林大起争竞则弛泽梁之禁已为难行惟有场务邀阻米船此当禁约耳然比年场务课额稍重多藉舟车虽令文米麦不许収税而场务别为名色号曰公使钱多端邀阻虽累降指挥诸处埸务不得将客米船违法収税庻几商贾兴贩然终未能革臣谓为监司太守莫若每遇凶荒去处相度饥年大小奏之朝廷乞权减场务课额一月或半月如此则少寛煎逼之弊自然不敢重困米船亦古人凶年弛禁之意况淳熈令课利场务经灾伤者各随夏秋限依所放分数于租额除豁

### 鬻爵

煟曰名器固不可滥然饥荒之年假此以活百姓之命权以济事又何患焉谨按干道七年八月勑节文湖南江南旱伤委州县守令劝诱有米斛富室上户如有赈济饥民今来立定格目补授名次今具下项无官人一千五百石补进义校尉（愿补不理选限将仕郎听）二千石进武校尉（如系进士与免文解一次如不系进士候到部与免短使一次）四千石补承信郎（如系进士与补上州文学）五千石承节郎（如进士补廸功郎）文臣一千石减二年磨勘（系选人循一资）二千石减三年磨勘（系选人循一资）仍与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转一官（系选人循两资）仍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取㫖优异推恩）武臣一千石减二年磨勘升一年名次二千石减三年磨勘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补转一官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取㫖优异推恩）㑹旱伤州县劝诱积粟之家赈济系崇尚风谊即与进纳事体不同三省同奉圣㫖依拟定令帅臣监司将劝诱到米斛依数着实置厯拘収委官赈济务令实惠及民仍开具出米人姓名并米数保明申取朝廷指挥依人米立定赏格推恩出给付身其赈粜之家依此减放推赏如有不实官吏重作施行臣谓民间纳米而即得官谁不乐为只縁入米之后所费倍多未能遽得故多疑畏今上下若能惩革此弊先给空名告身付之则救荒不患无米矣或谓大将军告身才易一醉其弊若何不知鳯翔军兴用之无节今只饥荒地分数月计耳就丰熟即已之何滥之有

### 度僧

煟曰度牒换米葢亦一时权宜所当行议者咸谓度牒广行人丁丧失不知今日游民甚多而所谓童行者不可数计今日度牒一本度一人为僧而活有十人之命何惮而不为然平时所以不轻出者政为缓急之举也淳熈九年勅勘㑹已降指挥令广东福建帅臣晓谕愿为僧道之人每名备米三百石请换度牒一道续降指挥给到空名度牒一百道付绍兴府毎道许人户以米三百石请换虑恐米数稍多圣㫖毎道特与减五十石余依已降指挥今乞依仿孝宗之法施行然须州郡相度申请可也

### 治盗

煟曰凶年饥歳民之不肯就死亡者必起而为盗以延旦夕之命倘不禁戢则啸聚猖獗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臣尝闻干道间饶郡大饥诸处啸聚开廪刼夺者纷然时通守柴瑾封劔付诸县曰敢为渠魁者斩之羣盗望风遯匿淳熈十五年徳兴饥荒民有剽掠道路者县令曽棐亷得二人鎻项号令于地头日给米一升俟来年麦熟日放盗贼由是衰止绍兴四年乐平饥村民携钱市米山路遇亡命缚而取之邑宰杨简曰此曹㫁刺则复为盗配去则复逃归㫁一足筋传都示众一境肃然此虽一时之政然深合周公荒政除盗贼之意

### 捕蝗

煟曰太宗吞蝗姚崇捕蝗或者讥其以人胜天臣曰不然天灾非一有可以用力者有不可以用力者凡水与霜非人力所为姑得任之至于旱伤则有车戽之利蝗蝻则有捕瘗之法凡可以用力者岂可坐视而不救耶为守宰者当激劝斯民使自为方略以御之可也呉遵路知蝗不食豆苗且虑其遗种为患故广収豌豆教民种食非惟蝗虫不食次年三四月间民大获其利古人处事其周悉如此臣谨按熈宁八年八月诏有蝗蝻处委县令佐躬亲打扑如地里广阔分差通判职官监司提举仍募人得蝻五升或蝗一㪷给细色谷一斗蝗种一升给麤色谷二升给价钱者作中等实直仍委官烧瘗监司差官覆按以闻即因穿掘打扑损苗种者除其税仍计价官给地主钱数毋过一顷则本朝之法尤为详悉

### 和籴

煟前尝论和籴之弊在于籍数定价不能因岁上中下熟须一依民间实直宁毎升髙于时价一二文以诱其来或难臣以此说不可行葢今民间无钱若官司和籴増长米价则小民目下之患大为不便臣曰不然和籴本谷贱伤农増价以称提之耳若此处不熟米价腾涌又何于此而籴哉古人和籴皆行于丰熟去处其间止縁官司识见浅陋以得小利为己功籴买之官低价满量以备交纳之折交量之所飞斛弄㪷以为乞索之端上下诛求遂致失时艰于及数将来计无所出必有配抑之患今诚能及时収之多寡相时水脚之费交量之弊抑价之说一切尽革又何患焉然臣之所深虑者在于官司知籴而不知粜夫积而不散非惟化为埃尘亏折常平籴本而民间之米由是愈少矣此为政者所当致思然饥荒之年非独収籴粳米而已凡粟豆荞麦之类茍可以救民命者亦何所择

### 存恤流民

煟曰流民如水之流治其源则易为力遏其末则难为功若本处地分赋敛稍寛自然安土重迁谁肯移徙凡所以离乡井去亲戚弃坟墓皆非其所得已也臣亲见浙人流移过淮甸者始焉扶老携㓜接踵于道或转死于沟壑者多矣然本处不可存活而抑之使不得动于理固逆至于一动之后中途官司禁遏抑勒使之复回此又非所宜也臣谓今未流者固宜赈救已流者莫若令所过州县多方存恤推行富弼之法以济之然富弼之法人罕得其详臣今编録于末卷

### 劝种二麦

煟曰春秋于他不书惟无麦即书仲舒建议令民广种宿麦无令后时葢二麦以新陈未接之时最为得力不可不广也按四时纂要及诸家种艺之书八月三夘日种麦十倍全収今民非不知种但贫而无力故后时耳古人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今为政者于饥之年能捐帑廪推行补助之法此非徒救荒亦因寓务农重本之意

### 通融有无

煟曰：通融有无，真救荒活法，然而其法有公有私。何谓公，曰支拨官廪，借兊内库，如假军储以救民饥者是也。何谓私，曰劝人发廪，劝人籴贩，劝诱商贾率钱贩米归乡共济乡人者是也。臣谨按淳熈九年常州无锡饥，臣寮奏乞令提举司速急于平江府通融，支常平斗斛或借拨别邑米前去接续赈恤。得旨于平江府，朝廷桩管米内支三千石接续赈济。又乾道元年，浙西被水，臣寮言太平州芜湖见桩管常平米一十六万石，未有支使，圣旨令临安府于内取拨五万石，平江府、常州三万石，湖、秀各二万石，镇江府一万石，仰逐州旧下差官押发人船前去般取，专充赈籴，不得他用。其粜到钱，逐项桩管。秋成収籴拨还。此则孝宗诚知通融之术，今日宜当举行之。

### 借贷内库

煟曰天子不當有私財私財充羨則侈心生李迪在翰林仍歳旱蝗國用不足一日歸沐忽詔對内東門上出三司所上歲出入財用數目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内藏庫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佐國用財賦寛則民不勞矣上曰今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内外願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徳澤何必曰借上恱從之然則今之州郡間有仍歳凶歉去處而匱乏無策者可不斟酌多寡撥賜以為糴本耶

### 守臣到任预讲救荒之政

煟曰救荒无定法风土不一山川异宜惟在预先讲究而已今欲诸州守臣到任不以逺近限一月以后询究本州岛管下诸县镇可以为救荒之备及其他措置之策讲求实惠断然可行者不拘件数条具奏闻与斟酌可否行下责令本州岛守臣自守其说如任内设遇旱涝即检举施行不得自有违戾外委监司内委台谏常切觉察臣谓救荒有赈粜有赈济有赈贷三者其名各不同而其用亦各有体诚能识认其体则实惠及民矣今条陈于后

### 赈粜

此系用常平米其法在于平凖市价黙消闭籴之风如市价三十文一升常平只等籴时本钱或十五六至二十文一升出粜然出粜之时亦须遍及乡县村落之民不可止及城郭游手而已若所蓄之米度不足支用当以常平钱委官四出于有米去处循环粜籴务在救民不得计较所费规图小利以为己能然施行之际须令上下官吏咸识此意乃可

### 赈济

此系用义仓米其法当及老㓜残疾孤贫不能自存之人使无告者免于夭亡然亦不可止及城郭或米不足则近来州县有义仓钱当用此钱广籴豆麦谷粟之类同共赈给或散钱与之但抄札之际须当革弊（臣亲见徽州婺源村落赈济里正先赴门抄札每家觅钱无钱者不与抄名逮至官司散米皆陈腐沙土不可食之物得不偿失极为可恨）然全在施行委选得人村落之间又各委本土公正有望为乡闾所信服者（不可信凭公人所举须参寄居及土人贤者之论庻人望稍服）仍先延见委谕之因察其人物（不许子弟代名出官）时以杯酒礼貎激动使乐为效命又须有术察其任私不职者略责一二以警其余然此等设施非可一概论又在临机应变也

### 赈贷

此系截留上供米或者省仓米或为朝廷乞封桩米或于诸色仓厫权时那用一面申奏朝廷借内库乞度牒籴米补还其法专及中等之户与夫农民耕夫之无力者既不取息其势必偿此真得以陈易新之术家计不过一石但支给之际戒有虚伪催索之时戒有搔扰交纳之时戒有乞觅仍不得用小㪷量出大㪷交入须用収支㪷斛一同又不得取民间头子朱墨勘合抄纸等钱其间实系流亡或有不能偿者姑已之譬之赈济一散无収亦岂有责其必偿哉此乃官司一时救荒之举纵有陪费失䧟居上者亦当以社稷报本为念是乃利国家之大者也

### 唐刘景先进救荒仙方

唐永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黄门侍郎刘景先上表云臣遇太白山隐士传此法闻京师米粮大贵饥死人民吾将此法令人服食即得不饥颜色充恱气力加倍可以济人之命臣闻之惊愕谓是狂言又云吾服此药五年不食矣但依吾法贵贱皆服不问少长永可不饥臣遂依法修制令家中儿女大小服之五个月不食耳目聪明身轻体健气力强壮臣家中七十余口更不食别物惟饮水一巵若不如斯臣一家甘受诛戮具方于后

四季用黒豆五㪷淘洗干后蒸三遍去皮大麻子三㪷浸一宿控出蒸三遍令开口去殻（用豆五升麻子三升作小料亦可）

右先捣豆黄为细末然后捣麻子仁极细渐渐下豆黄令匀作圆子如拳头大入甑内蒸过从晨着火至夜半子时住火直至天晓出甑至午时晒干捣为细末服之但以不饥为度不得食一切别物第一顿七日不饥第二顿四十九日不饥第三顿得三百日不饥第四顿得三千四百日不饥如更服永不饥也不问老少但依服食令人强壮面色红白无有憔悴渴中饮新汲井水或研火麻子浆饮之若要重吃物用葵菜子碾为末煎汤冷服当下药如金色但吃诸物并无所损

### 今具旱伤敕令格式下项

#### 淳熈令

诸官私田灾伤，夏田以四月，秋田以七月，水田以八月，听经县陈诉，至月终止。若应诉月并次两月过闰者，各展半月，诉在限外，不得受理（非时灾伤者不拘月分自被灾伤后限一月止）。其所诉状县录式晓示，又具二本不得连名。如未检覆而改种者，并量留根查以备检视（不愿作灾伤者聴）。

诸受诉灾伤状限当日量伤灾多少以元状差通判或幕职官（本州岛缺官即申转运司差）州给籍用印限一日起发仍同令佐同诣田所躬亲先检见存苗亩次检灾伤田改具所诣田所检村及姓名应放分数注籍毎五日一申州其籍候检毕缴申州州以状对籍点检自往受诉状复通限四十日具应放税租色额外分数榜示元不曽布种者不在放限仍报县申州州自受状及检放毕申所属监司检察即检放有不当监司选差邻州官覆检（若非亲检次第照依州委官法）失检察者提举刑狱司觉察究治以上被差官不许辞避

诸官私田灾伤而诉状多者令佐分受置籍其载以税租簿勘同受状五日内缴申州本州岛限一日以闻

诸诉灾伤状不依全式者实时籍记退换理元下状

日月不得出违申州日限

#### 淳熈敕

诸县灾伤应诉而过时不受状或抑遏者徒二年州及监司不觉察者减三等

诸乡书手贴司代人户诉灾伤者各杖一百因而受乞财物赃重者坐赃论加一等许人告

诸州县及被差检覆灾伤于令有违者杖一百检放官不躬亲徧诸田者以违制论

诸诈称灾伤减免税租者论回避诈匿不论律许人告

告获诈称灾伤减免税租者

杖罪钱一十贯

徒罪钱二十贯

流罪钱三十贯

告获乡书手贴司代人户诉灾伤状者毎名钱五十贯（三百贯止）

#### 淳熈式

#### 诉灾伤状

某县某乡村姓名今具本户灾伤如后

一户内元管田若干

顷畞某都计夏秋税若干

夏税某色若干

秋税某色若干

（非已业田依此别为开拆）

一今种到夏或秋某色田若干顷计

某色若干田系旱伤损（或损余灾伤处随状言之）

某色若干田苗色见存（如全损亦言灾伤及见存田并每叚开折）

右所诉田段各立土埄牌子如经差官检量却与今状不同先甘虚妄之罪复此额不询谨状年月日姓名

#### 检覆灾伤状

检覆官具位准某处牒帖据某乡申人户被诉灾伤某等寻与本县某官姓名诣所诉田段检覆到合放税租数取责村乡又结罪保证状入案如后

某县据某人等若干户某月终以前两县以上各依此例

披诉状为某色灾伤（如限外非时灾伤则别具某日月至某月日投披诉之非）

正色共若干

合放每色若干

租课作正税

右件状如前所检覆只是权放某年夏或秋一料内租即无夹带种时不敷及无状披诉并不系灾伤妄破税租保明是实如后具同甘俟朝典谨具申某处谨状年月日依例程

#### 淳熈令

诸承买官田宅纳钱有限而遇灾伤本户放税及五分者再展半年再遇者各准此

诸州雨雪过常或愆亢提举常平司体量次第申尚书户部

虫蝗水旱州申监司各具施行次第以闻如本州岛隐蔽或所申不尽不实监司体访奏闻

#### 淳熈令

诸州县丰熟灾伤转运司约分数奏闻其未収者监司知州不许预奏丰熟

## 救荒活民书卷下

宋董煟撰

## 救荒杂说

臣尝谓救荒之政有人主所当行者有宰执所当行者有监司太守县令所当行者监司守令所当行人主宰执之所不必行人主宰执之所行又非监司太守县令之所宜行今各条列于后

人主救荒所当行一曰恐惧修省二曰减膳彻乐三曰降诏求直言四曰遣使发廪五曰省奏章而从谏诤六曰散积藏以厚黎元宰执救荒所当行一曰以爕调为己责二曰以饥溺为己任三曰启人主警畏之心四曰虑社稷颠危之渐五曰陈缓征固本之言六曰建散财发粟之策七曰择监司以察守令八曰开言路以通下情监司救荒所当行一曰察邻路丰熟上下以为告籴之备二曰视部内旱伤大小而行赈救之策三曰通融有无四曰紏察官吏五曰寛州县之财赋六曰发常平之滞积七曰无崇遏籴八曰毋启抑价九曰无厌奏请十曰无拘文法太守救荒所当行一曰稽考常平以赈粜二曰凖备储蓄以赈济三曰视州县三等之饥而为之计（小饥则劝分发廪中饥则赈济赈籴大饥则告朝廷截上供乞度牒乞鬻爵借内库钱为籴本）四曰视邻郡三等之熟而为之备（纔觉旱涝先发常平钱遣牙吏于邻郡丰熟处告籴以备赈粜米豆杂料皆可）五曰申明遏籴之禁六曰寛弛抑价之令七曰计州用之虚盈（存下一歳官吏支遣余皆以救荒不给则告籴他郡）八曰察县吏之能否（县令不职劾罢则有迎送之费姑委佐官以辅之不然对移他邑之贤者）九曰委诸县各条赈济之方十曰因民情各施赈救之术十有一曰差官祈祷十有二曰存恤流民十有三曰早检放以安人情十有四曰预措备以寛州用十有五曰因所积以济民饥十有六曰散药饵以救民疾县令救荒所当行一曰闻旱则诚心祈祷二曰已旱则一面申州三曰告旱不可邀阻四曰检旱不可后时五曰申上司乞常平以赈粜六曰申上司觅义仓以赈济七曰劝巨室之发廪八曰诱富民之兴贩九曰防渗漏之奸十曰戢虚文之弊十有一曰听客人之粜籴十有二曰任米价之低昻十有三曰请提督十有四曰择监视十有五曰叅考是非十有六曰激劝功劳十有七曰旌赏孝弟以励俗（饥荒之年有骨肉不相保者今妇有逊食于姑孙能养其祖父母者密物色之）十有八曰散施药饵以救民（饥荒之际必有疾病）十有九曰寛征催二十曰除盗贼

### 田锡论救灾

臣近见沧州奏全家饥死一十七口虽有指挥下转运司相度减价赈粜却未见别有指挥若有司只如此行道实未称陛下忧劳之心陛下为民父母使百姓饥死乃是陛下辜负百姓也宰相调爕阴阳启导圣徳而惠泽不下流王道未融明是宰相辜负陛下也今陛下何不引咎如禹汤罪已降玉音下饥饿州府使民心知陛下忧恤然后赈廪给贷人以救其死若仓廪虚而馈运不足日即无可给贷则是执政素不用心所致昔伊尹作相耻一夫不获今饿死人如此所谓焉用彼相今陛下可将此事略面责宰相观其何辞以对待三日而后无所建明不拜章求退疑忍人也忍人而犹相之是陛下不以百姓为心矣若不别进用贤臣恐危乱之萌将来滋蔓语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皇家富有万国岂无人焉可于常参官自来五日一转对中观其所上之言有逺大谋略经纶才业者可以非次擢用不然臣恐国家未能早致太平也

### 毕仲游救荒

耀州大旱野无青草仲游谓郡县赈济多后时力愈劳而民不救故先民之未饥多揭榜示曰郡将赈济且平籴若干万石实大张其数劝谕以无出境民皆欢然安堵已而果渐艰食乃出粟以赈且平籴以给之邻境流散殆尽而耀民之当徙就食者乃十七万九千口顾所发粟不及万石以民粟继之而家给人足无一人逃者监司乃故搜于长安得二人焉曰此耀之流民也送还郡仲游验问皆中民之逐利者所赍持自厚即非流民监司愧沮

### 滕达道赈济

滕达道知郓州岁方饥乞淮南米二十万石为备后淮南东京皆大饥达道独有所乞米召城市富民与约曰流民且至无以处之则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废营田欲为席屋以待之民曰诺为屋二千五百间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灶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壮者樵妇女汲民至如归上遣工部侍郎王古按视庐舍道巷引䋲碁布肃然如营阵古大惊图上其事有诏褒美所活者凡五万人呉遵路赈济民既俵米即令采薪刍出官钱収买却于常平仓市米物归赡老穉凡买柴二十二万束比至严冬雨雪市无束薪即依元价化鬻官不伤财民再获利又以飞蝗遗种劝种豌豆民卒免艰食之患其说已见捕蝗门

### 文彦博减价粜米

文彦博在成都米价腾贵因就诸城门相近寺院凡十八处减价粜米仍不限其数张榜通衢翌日米价遂减前此或限升㪷出粜或抑市井价值适足以増其气熖而价终不能平大抵临事须当有术臣谓此非特能止腾涌亦以陈易新之法也

### 韩琦平价济村民

韩琦论自来常平仓遇年歳不稔物价稍髙合减元价出粜出粜之时令诸县取逐乡近下等第户姓名印给闗子令収执赴仓每户粜与三石或两石惟是坊郭则每日零细粜与浮居之人每日五升或一㪷故民受实惠甚济饥乏即未曽见坊郭有物业人户乃来零粜常平仓斛㪷者前贤处事精审如此臣谓谷可留而米不可乆留若过三年以上则不可食不于饥荒之时粜钱他日易新则终化埃尘而已

### 彭思永赈救水灾

彭思永通判睦州㑹海水夜败台州城郭人多死诏监司择良吏往抚之思永选行将至吏民皆号诉于道思永悉心救养不惮劳苦至忘寝食尽溺死者为文以祭之问疾苦赈饥乏去盗贼抚羸弱其始至也城无全舍思永周行相视为之规画朝夕暴露未尝憩息民贫不能营葺者命工伐木以助之数日而公私舎毕完人复安其居思永视故城頺坏仅有髣髴思为逺图召僚属而谓之曰郡濒海而无城此水所以为害也当与诸君图之程役劝功民忘其劳城遂为永利天子嘉之锡书奬谕后去台还睦二州之民喜跃啼恋者交于道

### 吕公着赈济

元佑三年冬频雪民苦寒多有冻死者吕公着为相日与同列议所以救御之术乃发官米炭遣官数十分置场于京师贱鬻以惠贫民又出内库钱十万缗委开封府官吏走遍闾阎周视而赈之又遣官按视四福田院存抚丐者给以日廪须春暮而止农民贷种粮流移在道者所过州县存恤寓以官舍续其食流配罪人随所在寄禁亦委官吏安存之或为饘粥汤药以救疾或为毡笠绵衣以御寒民有弃老稚于路者皆设法救养之凡待赈而活者一路或数十万口赖贷以济者又倍焉

### 曽巩劝谕赈粜

曽巩知越州岁饥度常平不足以赈给而田居野处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疠之虞前期谕属县召富人使自实粟数总得十五万石视常平价稍増以予民民得从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余粟价自平又出粟五万贷民为种粮使随处赋入官农事赖以不乏臣曰此策固善但视常平价稍増则视时价必稍损矣恐成科抑非本朝诏㫖不若前期劝谕商贾富民出钱循环粜贩之为愈亦须官司先有以表率之

### 范祖禹乞常平籴本

元佑三年范祖禹言今以常平所有之钱収籴亦未广陛下诚能出内库金帛数十万以为籴本专备水旱凶荒敛以时则官本常存而民被惠泽无穷矣济民之惠无大于此况祖宗内藏库本备军旅非常之用仁宗常出钱一百万缗以供常平籴本此仁惠所以深结于民心夫财出于民复以济民但使民存不致流亡则今年散之明年复有何患无财也

### 蘓轼乞粜官米

出粜官米虽是数目浩瀚然止于粜买不失官本亦易应副但令浙西官场粜米不絶直至来年十月终则虽天灾流行不能尽害陛下赤子也如蒙施行即乞先降手诏令监司出榜晓谕军民令一路晓然知朝廷已有指挥令发运司将上供对桩斛㪷应副浙西诸郡粜米直至明年七月终不惟安慰人心破奸雄之谋亦使蓄积之家知不乆官米豆至自然趁时出卖所济不少惟望圣明深愍一方危急早赐施行

### 程珦遇水种豆

程珦知徐州沛县㑹乆雨平原出水谷旣不登晚种不入民无卒歳珦谓俟可耕而种时已过矣乃募富家得豆数十石以贷民使布之水中水未尽涸而甲巳露矣是时遂不艰食

### 王曽论水灾宜寛赋

天圣五年八月河北大水上谓辅臣曰比令内侍往沿边视水灾如闻有龙堰于海口可遣致祭王曽对曰边郡数大水正洪范所谓不润下之证海口恐非龙堰宜寛民赋以应天灾于是下诏河北水灾州军免今年秋税

谢绛论救蝗

窃见比日蝗虫亘野坌入郛郭而使者数出府县监捕驱逐蹂践田舍民不聊生谨按春秋书螟为哀公赋敛之虐又汉儒推蝗为兵象臣愿令公卿以下举州府守臣而使自辟属县令长务求方略不限资格然后寛以约束许便宜从事期年条上理状叅考不诬奏之朝廷旌赏录用以示激劝

### 范镇论救荒

范镇知谏院言今歳荒歉朝廷为放税免役及开常平仓军食拯贷存恤不为不至然而人民流离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无事时不能寛其力役轻其租赋虽大熟使民不得终岁之饱及小歉虽重施固已无及矣此无他重敛之政在前故也臣窃以为水旱之作由民生不足忧愁无聊之叹上薄天地之和耳

### 程頥论赈济

不制民之产无储蓄之备饥而后发廪以食之廪有竭而饥者不可胜济也今不暇论其本且救月前之死亡惟有节则所及者广常见今时州县济饥之法或给之米豆或食之粥饭来者与之不复有辨中虽欲辨之不能也谷贵之时何人不愿得仓廪旣竭则殍死者在前无以救之矣鸡鸣而起亲视俵散官吏后至者必责怒之于是流民歌咏至者日众未几谷尽殍者满道愚尝矜其用心而嗤其不善处事救饥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丰肥也当择寛广之处宿戒使辰入至巳则阖门不纳午而后与之食申而出之（给来者午时出）日得一食则不死矣其力自能营一食者皆不来矣比之不择而与者当活数倍之多也凡济饥当分两处择羸弱者作稀粥早晚两给勿使至饱使气稍平然后一给第一先营寛广居处切不得令狼籍如作粥饭须官员亲尝恐生及入石灰或不给浮浪游手无此理也平日当禁游惰至其饥饿哀矜则一也（此论固髙但日与一食恐饥民易成疾痛未甚为稳）

### 李之纯论粜不可废

李之纯为成都路运判时成都每岁官出米六万斛减其直出粜以济贫民议者谓幸民而损上诏下其议之纯曰成都蜀部根本民恃此为生百年矣茍夺之将转徙无所不至愿仍旧贯议遂格

王尧臣乞饥民减死

尧臣知光州岁大饥羣盗民仓廪吏以法当死尧臣曰此饥民求食尔荒政之所恤也乃请以减死论其后遂以着令至今用之真宗时陈从易知处州时歳饥有持杖盗囷仓者请一切减死论于是全活千余人

### 刘彛给米收弃子

刘彛所至多善政其知处州也㑹江西饥歉民多弃子于道上彛揭榜通衢召人収养日给广惠仓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视又推行于县镇细民利二升之给皆为字养故一境生子无夭阏者

### 晁补之活饥民葬遗体

晁补之知齐州歳饥河北流民道齐境不絶补之请粟于朝得万斛乃为流民者治舍次具器用人旣集居又且日给麋粥药物补之皆躬临治之凡活数千人择髙原以葬死者男女异墟使者颇其功欲有以挠之旣至境按视乃更叹服

### 刘安世救荒

刘安世请删常平之法将一路所有钱衮同应副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得偏聚一县各随户口之多寡以置粜此通融有无之法但今亦艰行然为政者当识前辈规模广大不局一隅之意

### 范纯仁救荒法

范纯仁为襄邑宰因歳大旱度来年必歉于是尽籍境内客舟诱之运粟许为主粜明春客米大至而邑人遂赖以无饥

### 折克柔保借米赈贷

熈寜七年知河东府折克柔奏今岁河外饥馑虽䝉赈贷尚未周给人欲流散必求生路恐北人因而招诱遂掳北边民户臣乞保借米三万石粟二万石赈贷俟熟令偿诏赐省仓粟二万石赈济米三万石借贷

### 苏杲卖田赈济乡里

苏杲眉州苏洵之父杲轻财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凶岁卖田以赈济其邻里乡党逮熟人将偿之君辞不受以至数破其业危于饥寒然未尝以为悔而好施益甚

### 上官均赈恤五术

元佑初河北京东淮南灾伤监察御史上官均言赈恤五术一欲施予得实二移粟就民（此循环粜籴也）三随厚薄散施四选择官吏五告谕免纳夏秋二税上嘉纳

### 王孝先不限时月粜米

绍圣元年七月司农卿王孝先言置场籴米今后遇斛㪷价髙须正月半已后方许出粜至麦熟罢诏今后所在置场粜米更不限时月如遇在京斛价髙户部取㫖出粜

### 黄寔乞减价出粜封桩米

元符元年六月河北转运副使黄寔言乞将封桩斛㪷今后于新陈未接间不亏元本量减市价出粜从之

### 张咏减价粜米

张咏守蜀季春粜廪米其价比时减三之一以济贫民凡土户为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籴民以此少敢犯法王文康知益州献议者变咏之法穷民无所济复为冦文康奏复之蜀人大喜为之谣曰蜀守之良先张后王惠我赤子俾无流亡何以报之俾寿而康

### 张咏赈粜法

宣和五年正月臣寮上言闻蜀父老谓本朝名臣治蜀非一独张咏徳政居多如赈粜米事着在皇佑中令常刻石遵守至今行且百年其法一㪷止约小铁钱三百五十文人日二升团甲给厯赴场请粜岁计米六万石始二月一日至七月终贫民缺食之际悉被朝廷实惠

### 向经以圭田租赈饥民

向经知河阳大旱蝗民乏食经度官廪岁支无余乃先以已圭田所入租赈救之已而富人皆争效慕出粟所全活甚众

### 扈称出禄米赈济

仁宗时扈称为梓州路转运使属岁饥道殣相望称先出禄米赈民故富家大族皆愿以米输入官而全活者数万人降勅奬谕

### 苏轼乞预救荒

救灾恤患尤当在早若灾伤之民救之于未饥则用物约而所及广不过寛减上供粜卖常平官无大失而人人受赐今岁之事是也若救之于已饥则用物博而所及㣲至于耗散省仓亏损课利官为一困而已饥之民终于死亡熈寜之事是也熈寜之灾伤本縁天旱米贵而沈起张靓之流不先事奏闻但立赏闭籴富民皆争藏谷小民无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后朝廷知之始敕运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万石济之沿门俵米拦街散粥终不能救饥馑旣成继之以疫疾本路死者五十余万人城郭萧条田野丘墟两税课利皆失其旧勘㑹熈寜八年本路放税米一百三十万石酒税亏减六十七万余贯略计所失共计三百余万石其余耗散不可悉数至今转运司贫乏不能举手此无他不先事处置之过也去年浙西数郡先水后旱灾伤不减熈寜二圣仁智聪明于去年十一月中首发徳音截拨本路上供斛㪷二十万石赈粜又于十二月时寛减转运司元佑四年上供㪷斛三分之二为米五千余斛赈粜尽用其钱买银绢上供了无一毫亏损县官而命下之日在在欢呼官旣住粜米价自落又自正月开仓粜常平米仍免数路税场所収五谷力胜钱且赐度牒三百道以助赈济本路帖然絶无一人饿殍者此无他先事处置之力也由此观之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其祸福相絶如此

### 富弼青州赈济行道

此河北流移之民逐熟青淄五州非如本界分灾伤而行赈济也盖丰稔而出米济流民则其势易荒歉而出米济饥民则其势难此凡为政者所当知也要识前辈处事规模不茍如此

擘画屋舍安泊流民

事指挥当司访闻青淄登潍莱五州地分甚有河北灾伤流移人民逐熟过来其乡村县镇人户不那䟎房屋安泊多是暴露并无居止目下渐向冬寒窃虑老少人口别致饥冻死伤甚损和气须议别行擘画下项

一州县坊郭等人户虽有房屋人縁见是出赁与人户居住难得空闲屋室今逐等合那䟎房屋间数如后

第一等五间 第二等三间

第三等两间 第四等五等一间

一乡村人户甚有空闲房屋易得小可屋合逐等合那䟎间数如后

第一等七间 第二等五间

第三等三间 第四等五等两间

右各请体认见今流民不少在州即请本州岛出榜在县镇乡村即指挥县司晓示人户依前项房屋间数各令那䟎立定日限须官数足数内城郭勒厢界管当其乡村即指挥逐地分耆壮抄㸃逐等姓名䟎那到房屋间数申官仍叮咛约束管当人等不得因縁骚扰乞觅人户钱物如有违犯严行㫁决仍指挥州县城镇门头人常切辨认才候见有上件灾伤流民老小到门内其在州则引于司理处出头其在乡即引于知县处出头其在镇内即引于监务处出头各仰逐官相度人数指定那䟎房屋主人姓名令干当人尽将引押于抄点下房屋内安泊如门头不肯引领者许流民于随处官员处出头速取劝决讫当使指挥安泊了当如有流民欲前去未肯安泊者亦听从便如有流民不奔州县直往乡村内安泊者仰耆壮尽将引领于䟎那下房内安泊讫申报本县及当职官员躬亲劝诱逐家量口数各与桑土或贷种救济种植度日内有见在房数少者亦令収拾小可材料权与盖造应副若有下等人户委的贫虚别无房屋那应不得一例施行除此擘画之外如更有安泊不尽老少即指挥逐处僧尼等寺道士女冠宫观门楼廊庑及更别趱那新居房屋安泊河北逐熟老小如有指挥不及事件亦请当职官员相度利害一面指挥施行务要流民安居不至暴露失所

晓示流民许令诸般采取营运事指挥

当司访闻近者被灾流民多在山林泊野打刈柴薪衣食不充已逼饥寒时弃沟壑坐见死亡之阨岂无赈恤之方又缘仓廪所収簿书有数流民不絶济赡难周欲尽救灾必须众力庻几冻馁稍可安存况乎今年田苗旣大丰于累载而又诸郡物价复数倍于常时盖因流民之来遂収踊贵之直岂可只思厚己不肯救人共覩灾伤谅皆痛悯兼日来累据诸处申报以斛㪷不住増长价例乞当司指挥诸州县城郭乡村百姓不得私下擅添物价所贵饥民易得粮食见今别路州县城郭乡村并皆有此指挥惟当司不曽行葢恐止定价例则伤我土居之人须至期作擘画可使两无所失其上须五州乡村人户分等第并令量出口食以济急难施斗石之㣲在我则无所损聚万千之数于彼则甚有功凡在部封共成利济敛本路之物救邻封之民实用通其有无岂复分于彼此令其逐家均定所出斛米数目如后

第一等二石 第二等一石五斗

第三等一石 第四等七斗

第五等四斗 客户三斗

已上并米豆中半送纳

右件事须降此告谕当云各令知悉随有其余

约束事件并从别牒处分庆厯八年十月日告谕

约束事件逐一指挥如后

一逐州据封去告谕米数约量县分大小擘画逐县仍令逐县亦相度耆分大小散与耆分司令遍告示乡村等第大户一依告谕上六等粜斛硕㪷出办救济流民务在及时措置附近州城镇县耆分内第一第二等人户即于逐州县送纳其第三第四第五等并客户及不近州县镇城逺处第一等以下应条合纳斛㪷人户并只于本耆送纳仰县司据逐耆人户合纳都数均分与当耆内第一等人户令圆那房室盛贮如耆长系第一等即亦令均分収附仍仰耆长同共专切提举管干在耆都数不至散失及别致疎虞

右具如前各牒青淄潍登莱五州候到将降去本使告谕若干本数収管限管日内一依上项逐件约束指挥施行仍仰指挥逐县官员分头专切提举管干断定不得信纵交纳干当人等乱有邀难住滞人户乞觅钱物并指挥逐县按此人户収成之际限三五日内早令送纳了足专候催纳了讫开坐逐县纳到石斗诸实事状入马递供申当司定取日近俵散饥民不得信纵拖延误事若是内有系大段灾伤人户委的难为出办郡不得一例施行亦不得为有此指挥别生弊情透漏有力人户如稍有违罪无轻恕所有将来俵散救济流民次第别听状当司指挥臣曰此系丰熟州军令民间出米故行移稍峻

支散流民斛㪷画一指挥

当司昨为河北遭水失业流民拥并过河南于京东青淄潍登莱五州丰熟处逐处散在城郭乡村不少当司虽已诸般擘画采取事件指挥逐州官吏多方安泊存恤救济施行本使体量尚恐流民失所寻出给告谕文字送逐州给散诸县令逐耆长将告谕指挥乡村等第人户并客户依所定石斗出办米豆数内近州县镇只于城郭内送纳其去州县镇城逺处只于逐耆令耆长置厯受纳于逐耆第一等人户处圆那房屋盛贮収附封鎻施行去讫日后据逐州申报已告谕到斛㪷数目受纳各有次第今体量得饥饿死损须至令上项五州一例于正月一日委官分头支散上件勘谕到斛㪷救济饥民者

一请本州岛才候牒到立便酌量逐县耆分多少差官每一官令专管十耆或五七耆据耆分合用员数除逐县正官外请于见任并前资寄居及文学助教长史等官员内须是拣择有行止清亷干当得事不作过犯官员仍勘㑹所差官员本贯将县分交互差委支散免致所居县分亲故颜情不肯尽公及将封去帖牒书填定官员职位姓名所管耆分去处给与逐官収执火急遣往差定县分计㑹县司尽时将在县収到城罚钱或头子钱并检取逺年不用放纸卖钱収买小纸依封去式様字号空敬雕遍印板酌量流民多少寛剰出给印押厯子头各于厯子后粘连空纸三两张便令差定官员令本县约度逐耆流民家数分擘厯子与所差官员使令亲自収执分头下乡勒耆壮引领排门㸃检抄札流民每见流民逐家尽底唤出本家骨肉亲自当面审问的实人口填定姓名口数逐家便各给厯子一道收执照证准备请领米豆即不曽差委公人耆壮抄札别致作虚伪重迭请却厯子

一指挥差委官抄札给厯子时仔细㸃检逐处流民如内有虽是流民见今已与人家作客锄田养种及有钱本机织贩舂诸般买卖图运过日不致失所人更不得一例抄札姓名给与厯子请领米豆

一应保流民虽有房舍权时居住只是旋打州柴草日逐旋求口食人等并尽底抄札给与厯子令请领米豆

一应有流民老小羸瘦全然单寒及孤独之人只是寻村乞丐安泊居止不定等人委所差官员擘画归着耆分或在庙寺院安泊亦使出给厯子请领米豆又不得谓难为拘管辄敢违弃却致抛掷死损请提举官常切觉察

一应系土居贫穷年老残患孤独见求乞贫子等仰抄札流民官员躬亲检㸃如果不是虚伪亦各给厯子令依此请领米豆

一指挥差委官员须是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已前抄札集定流民家口数给散厯子了当须管自皇佑元年正月一日起首一齐支给不得拖延有误至日支散亦不得日数前后不齐

一流民所支米豆十五岁以上毎人日支一升十五岁以下毎人日给五合五岁以下男女不在支给仍厯子头上分别细筭定一家口数合请米豆都数逐旋依都数支给所贵更不临时旋讨者

一縁已就门抄札见流民逐家口数及岁数则支散日更不令全家到来只每家一名亲执厯子请领

一逐官如管十耆即每日支两耆逐耆并支五日口食候五日支遍十耆即却从头支散所贵逐耆每日有官员躬亲支散如管五七耆者即将耆分大者每日支散一耆其耆分小者每日支散两耆亦须每日一次支遍逐次并支五日口食仍预先于村庄明出晓示及令本耆壮丁四散告报流民指定支散日分去处分明开说甚字号耆分仍仰差去官员须是及早亲自先到闗支斛斗去处等候流民到来逐旋支散才候支絶一耆速往下次合支耆分不得自作违慢拖延过时别至流民归家迟晚道涂冻露

一指挥差委官员相度逐处受纳下米豆如内有在耆分遥逺第一等户人家収附恐流民所去请领遥逺即勒耆壮量事图那车乗般赴本耆地分中心穏便人家房室内収附就彼便行支散贵要一耆之内流民尽得就近请领

一指挥所差官员除抄札籍定给散流民外如有逐旋新到流民并须官员亲到审问仔细㸃检本家的实口数安泊去处如委不是重迭虚伪立便给与厯子据所到日分起请如有已得厯子流民起移仰居停主人画时令流民将元给厯子于监散官员处毁抹若是不来申报及称带却厯子并仰量行科决不得卤莽重迭给印厯子亦不得阻滞流民

一逐耆各均匀纳下斛斗窃恐流民于逐耆分安泊不均仰县司勘㑹据流民多处耆分酌量人数发遣䟎并于少处耆分安泊令逐耆均匀支散救济若是流民安泊处穏便不愿起移即䟎并别耆斛斗就便支俵不得抑勒流民须令起移

一州县镇城郭内流民只差委本处见任官员亦先且躬亲排门抄札逐户家口数依此给与厯子每一度并支五日米豆候食尽挨排日分接续支给米豆一般施行

一逐州除逐处监散官员仍请与通判或选差清干职官一员往本州岛界内往来都大提举诸县支散米豆官吏仍㸃检逐耆元纳并逐官支散文歴一依逐件钤束指挥施行仍亲到所支散米豆处子细体问流民所请米豆委得均济别无漏落如有官员弛慢不切用心信纵手下公人作弊减克流民合请米豆不得均济即密具事由申报本州岛别选差官员冲替讫申当司不得盖庇

一所支斛斗如州县内支絶已纳到告谕斛斗外有未催到数目便且于省食斛斗内权时借支据见欠斛斗立便催纳依数拨填其乡村所纳斛斗如未足处亦逐旋请切催促不得阙絶支散闪误流民

一每官一员在县摘差手分㪷子各一名随行干官仍给升㪷各一只差本县公人三两人当直如在县公人数少即权差壮丁亦不得过三人

一所差官员除见任官外应系权差请官如手下干当人并耆壮等及流民内有作过者本官不得一面区分具事由押送本县勘㫁施行

一权差官每月于前项赃罚头子等钱内支给食直钱五贯文见任官不得一例支给

一权差官已有当司封去帖牒若差见任官员即请本州岛出给文字干当其赏罚一依当司封去权差官帖牒内事理施行

一才候起支当司必然别州差官遍诣逐州逐县逐